

啟示的漸進與混合宗教

許多研究人類學的學者，都承認所有的民族，有原始的宗教感，認為在自然界有統管萬有的神。這是由於神神啟示給人，叫人尋求神。

神的啟示，有普通啟示與特殊啟示。

聖經說：“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，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着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”(羅一:20)正如詩篇所說：“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穹蒼傳揚祂的手段。”(詩一九:1)人誠意安靜的觀察神所造的宇宙萬物，不可避免的結論，是領悟到是超然智慧的設計，必然有一位創造的神。

不過，這只是普通的啟示，並不能使我們知道那位神是誰，神是怎樣的，以及如何同神建立關係，更不能使人得救恩，有永生。因此，需要有特殊啟示。

特殊啟示不是人理性的領悟，是由神顯明給世人的。特別是一本書，就是舊約新約的聖經。

聖經說：“神既在古時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，就在這末世，藉着祂兒子[基督耶穌]曉諭我們；又早已立祂為承受萬有的，也曾藉着祂創造諸世界。”(來一:1,2)這話是一位猶太人使徒保羅所寫的。他蒙聖靈啟示，知道神特殊啟示漸進的歷史：不是給任何別的民族，是先顯示給祂所揀選的以色列族，藉先知們曉諭他們古時的先祖；在舊約聖經中，預言基督耶穌將要降世，就是創造萬有者—神的兒子，道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為犯罪將滅亡的人類，預備了救恩。這就是唯一的福音。

我們看見，神的啟示是一個生命的系統，是漸進的，不能與其他理論混雜。這是啟示宗教與人意宗教的基本差別。

這啟示是從神來的，所以不容與人意混合。

神領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，到神“為他們察看的流奶與蜜之地；那地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。”(結二 0:6)但他們不體會神的心意，原是要他們作“獨居的民，不列在萬民中”(民二三:9)；他們竟然效法四圍列國的惡規。在出埃及曠野的路上，他們就鑄造了金牛犢敬拜，卻同時說是“向耶和華守節”(出三二:5)！進入迦南以後，他們更一直不能擺脫拜巴力，在丘壇燒香等異教惡俗。到北國以色列被亞述擄去以後，亞述人遷來各色各樣亡國移民，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城邑：“他們又懼怕耶和華，又事奉自己的神，從何邦遷移就隨何邦的風俗。他們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風俗去行，不專心敬畏耶和華，不全守自己的規矩典章...”(王上一

七:33,34)。

這是以色列亡國的悲慘情況，與外邦混合，沒有自己的城牆和國權。

神不容祂的選民，與異教信仰混合。

在新約時代，雖然不是不能同異教的人來往，但在信仰上的混合，仍然違背神的原則。使徒保羅勉勵哥林多教會，要作聖潔單純的聖徒：你們和不信的，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負一轡。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？基督和彼列有什麼相同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麼相干呢？神的殿和偶像有什麼相同呢？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。(林後六:14-16)

“永生神的殿”不是物質的廟宇，是蒙救分別為聖的人，就是神的教會，與偶像崇拜迥不相同，從觀念，到行動，沒有可以融會的地方，正如光明與黑暗的不同：光明逐出黑暗，征服黑暗，並且改變黑暗，使其成為光明。這就是基督信仰勝過異教信仰的景象。

不僅要與異教分別，也不可有世俗的觀念和作風：責備他們：“照着世人的樣子行”，“這豈不是和世人一樣嗎？”(林前三:3,4)

人為宗教的混合，像水乳交融，是相當容易的。

佛教本是外來宗教，傳自印度。但傳到後來，有了明顯的變種：本來佛是覺知的意思，所以佛教是無神的，只以為眾生皆有佛性；釋迦牟尼並不曾自以為神，但後來卻有了許多“神”，包括釋迦牟尼和他的弟子們；今天的佛廟中，有求籤問卜，祈福求財的，只相信萬事機緣的佛教，如何能同意？戒貪的和尚，積聚錢財，簡直是匪夷所思。如果釋迦進入廟中，不僅會瞠目困惑，也許該大加整肅才是。這些都是宗教混合的結果。

中國佛教的禪宗的興起，是佛教與儒家道家混合的產品。禪宗的所謂“頓悟”，似是“諾思替派”(靈智派)；而漸悟和主張修持，則明顯是與儒家的混合。至於“即心即佛”，“非心非佛”，不重經卷，不坐禪，雲門指佛為“乾屎橛”，無異於捨佛而入道了。

唐代玄奘赴印度的取經與譯經，給中國文化以巨大的影響，使佛教語詞和觀念，普遍滲透文學中，俯拾皆是。徐松石牧師說：例如：“三生有幸”，“想入非非”，“彈指光陰”，和“鏡花水月”，何一不是佛家辭令？又如：“心地”，“慈悲”，“自由”，“平等”，以及“禮拜”等類辭語，全然出於佛經，聖經裏面也採用着。佛經辭語深入國人心坎，由此可以看見。(徐松石：“佛經漢譯觀感”，文宣第 12 期)

佛經淺白的語體文，大為有助其傳播，而且影響了中國的文體。唐宋以後的詩文，出現前所未有的通俗語詞，即是禪宗思想滲入的結果。所以有“宋儒非儒”的說法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

同樣的，中國古代本來是敬拜獨一神的，科技的發展，也是世界的前鋒。在十一世紀前，有二十六種重要發明輸入西方；而西方僅有三種發明傳到中國，且不甚重要，其中有螺絲釘和獨輪車。到十二世紀以後，中國科技上的發明中止，成為空白。(見李約瑟 Joseph Needham: **中國科技史**)

不過，李的著述目的，並不在探求中國宗教的發展史。但我們不難推知，空無思想的侵染，輪迴的理論，成為“道德相對論”，既屬前生“報應”，就沒有了道德和社會責任，也阻滯了文明發展的動力。這自然是宗教混合附帶作用的悲劇。

主耶穌教導門徒，要“防酵”(太一六:12)：酵，是看不見的，卻能從裏面發起來，看似發展，卻改變了原來麵團的性質(林前五:6-8)，產生罪惡的生活，敗壞信徒的見證。所以我們要以信仰淨化文化，卻必須不被文化所改變：要謹防混合主義的“酵”。

求聖靈感動聖徒，知道慎思明辨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